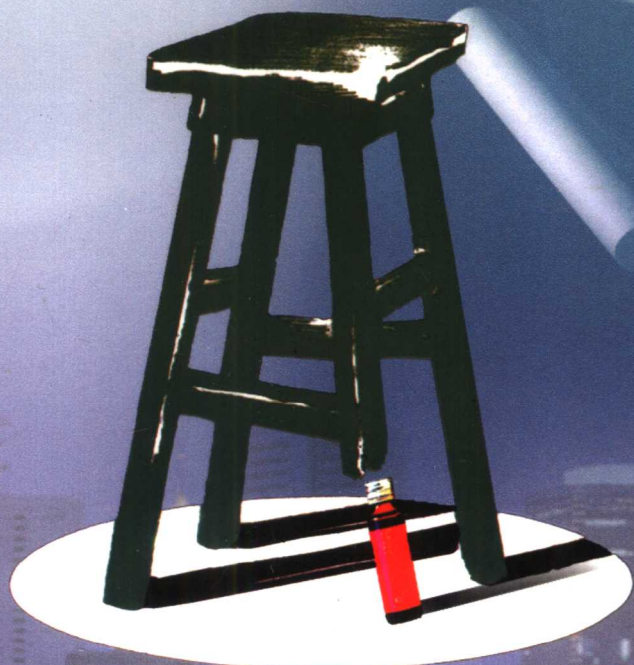


封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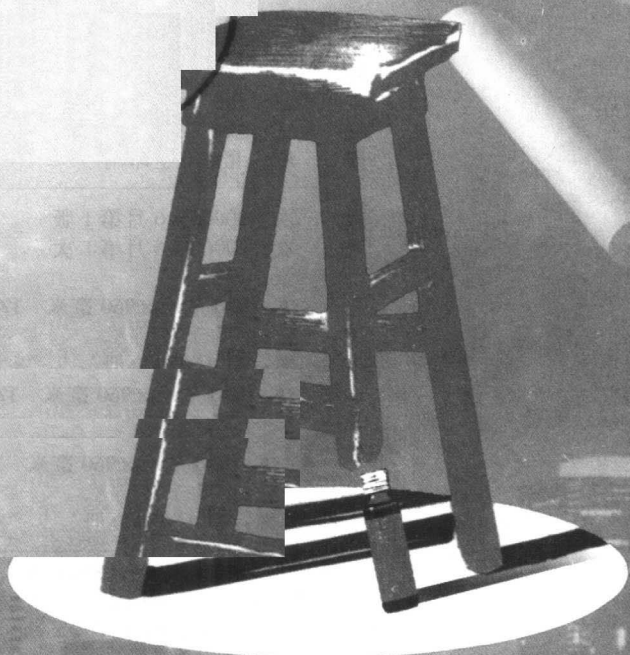
温金海·著

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封殺

温金海·著

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封杀/温金海著. —北京: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, 2006. 6

ISBN 7-81109-403-7

I. 封… II. 温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59858 号

封 杀
FENG SHA
温金海 著

出版发行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邮政编码: 100038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蓝空印刷厂

版 次: 2006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06 年 6 月第 1 次
印 张: 19
开 本: 64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字 数: 273 千字
印 数: 0001 ~ 5000 册

ISBN 7-81109-403-7/I·005
定 价: 30.00 元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发行部负责调换
联系电话: (010) 83903254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E-mail: cpep@public.bta.net.cn
www.phcpsu.com.cn

目 录

第一章 神秘的死亡	1
女记者姚小琪收到一条奇怪短信：“有个老头在急救中心猝死，死因可疑……”	
第二章 是非难辨	15
有人暗中通报枫叶集团老板储良才，你们生产的生命之神要出大事了。而生命之神正是市委书记迟翰章亲手扶持的最大项目。	
第三章 旧 怨	29
姚小琪和部主任斯琴原本没有什么过节。枫树坪事件发生后，这种格局发生了变化。一边是揭穿失实报道，一边是回敬仇恨的目光。	
第四章 特殊商品	40
姚小琪感到林姝的公公服用生命之神的动因可疑，他的死也存在许多疑点。总编辑曾牧野感到社长负责制改革，意味着迟翰章对他不信任，心里不禁阵阵凄凉。	
第五章 疑窦丛生	55
又是一起猝死事件。由于死的过程十分离奇，而且涉及个人隐私，裴婉芸没有把丈夫病发时的详细情况告诉医生，医院也没有对尸体进行解剖，没有留下充分的证据。	

第六章 交锋之后 69

正当局长唐绍光口气还是那么坚决，“我们相识多年，也算是朋友了，我劝你不要纠缠此事！”

副总编辑姜沙白觉得不能再沉默，如果保持沉默，就是不负责，就是渎职、犯罪！

第七章 风云突变 82

姜沙白直接闯进迟市委书记翰章办公室！

死者亲属裴婉荃对报纸彻底失望，决定自己同枫叶集团交涉。殊不知，死神却在一步步地逼近……

第八章 畸形的爱 101

秘密的尸体解剖不仅使废滢确认其父生前服用了生命之神，还发现了一个骇人秘密：既然老头一直在家，而且林姝当时也在家，家里又没有外人，在这样一个时间段，老头会跟谁发生性关系？

姚小琪想到，尸检报告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证据！她终于说服废滢，正待取之，但它却不翼而飞……

第九章 陷 阱 120

储良才冷冷道：要继续合作下去，必须先把你内部的人摆平。

曾牧野与斯琴秘商骗局：“要干，就要干得巧妙！”

第十章 突遭拘捕 137

许多编辑记者听到消息，纷纷涌到楼道，紧张地观看事态发展。斯琴站在最前面，望着姚小琪被警察押着下楼，脸上露出一丝恶毒的笑。

第十一章 意外发现 150

姜沙白觉得，写举报信的一定另有其人，秦生送钱给陶永的秘密一定有另外的人知道！

第十二章 卧底行动 165

姚小琪心里疑问重重。如果迟翰章真想抛弃枫叶集团，储良才一定会做出什么应对措施。生命之神莫名其妙畅销，究竟说明什么？这里到底有些什么秘密？

第十三章 铁 证 190

病人家属钱华坚定地说：“我一定配合你们！”

曾牧野隐隐感到恐惧。一旦生命之神的质量问题败露，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，就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了。弄得不好，会锒铛入狱！

第十四章 突破封锁 210

姜沙白显然已深思熟虑，干练地说：“从目前情况看，通过正常的发稿程序确实无法见报，要刊发此文只能采取非常措施。”

第十五章 余波激荡 231

姚小琪没有想到，枫叶集团竟然做出如此激烈的反应。她迅速发出短信……

小梁心里一动，德国产的旅游鞋在枫城极为罕见，穿着这种鞋出现在裴婉芸车棚外的，不可能是另外一个人！

第十六章 车间里的秘密 254

他们忧心忡忡，如果这么多人癔症发作，整个枫城将陷入混乱！

工厂里人心浮动，都有一种山雨欲来之感。姚小琪明白，这正是查清生命之神的有利时机。

第十七章 危难时刻 274

人们猜测姜沙白会接任曾牧野，成为报社一把手。但市委常委会研究报社班子人选时，只有一两个常委投了姜沙白的票，远远不到规定的三分之二。

陶永感到，只有回到新闻部，从事姚小琪的未竟事业，才无愧于他们那段永远无法从记忆里抹去的真爱。

第一章 神秘的死亡

1

手机响的时候，陶永和姚小琪正依偎在床上，准备做爱。最近陶永为了落实几个广告项目，在外接连跑了十多天，下午刚回到枫城。他惦念着姚小琪，早就盼着跟她约会，回来的路上他就给她打电话，告诉她预计几点几分到，要她到他家等他。

陶永在枫城日报工作已近十年，算得上是年轻的老编辑，尽管还是单身，但不久前搭上福利分房末班车，分了套两居室，九十多平方米。姚小琪刚工作三年，按规定没有分房资格，一直住在报社的单身宿舍，与另一名年轻女记者挤在一间小屋，诸多不便，陶永家便成了他们约会的主要场所。

回到家，姚小琪果真在屋子里等他。这让陶永分外高兴，同时也让他感到欣慰、满足。俩人一见面就拥抱在一起，没过多久便躺到床上。

但想做的事没还没做成，姚小琪的手机响了，滴滴两声，很短促。这是信息提示音。姚小琪想去看手机，陶永一把拦住了她。过了一分钟，滴滴声又响了两下。不太响亮，却搅乱了他们的心境，令他们心神不定。陶永只好烦躁地说：去看一眼，哪个家伙这么烦人。

姚小琪跃下床走到沙发边，从提包里取出手机，熟练地按一下键。蓝色的彩屏上显示出一条短信：“有个老头在急救中心猝死，死因可疑，很可能是一起爆炸性事件，请务必关注。如方便，下班

后请到医院找我。上班时间务请不要来，也不要打电话。枫城医院医生邓清波。”

姚小琪不禁疑窦丛生：老头为何猝死？死因是什么？邓清波似乎想告诉她什么事，却又吞吞吐吐，十分蹊跷。

陶永以为她看完短信就可以回到床上，踏踏实实做他们没做完的事。见她怔在那里，便问怎么回事。姚小琪把短信递给他看，陶永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，不耐烦地说：别理他，这算什么报料，有什么新闻价值？枫城有四百多万人口，光市区就一百万，个把病人死在医院根本不足为奇，何况是个老头！

姚小琪却放心不下，发短信的毕竟是个医生，人生老病死这一自然规律，医生最清楚。如果是正常死亡，他怎么会郑重其事通报给记者？她打电话想和邓清波核实，却发现对方已关机。这让她更感疑惑。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，给记者发短信提供线索，记者必然会打电话来核实，因而都注意保持电话畅通，以便随时能和记者联系，答疑解惑。邓清波竟然就把手机关了！他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了省话费，还是别有原因？或者干脆是恶作剧？自从姚小琪把自己的手机当成热线电话在报纸上公布后，确实有人打过莫名其妙的电话，随意编造一个什么“事件”，想试探报社记者究竟有何反应，有的则纯粹想找借口和女记者闲扯、瞎聊。这些电话与其说是提供报料，不如说是骚扰，弄得姚小琪哭笑不得。难道邓清波也属于这种类型？

姚小琪看看表，发现还是上班时间。邓清波说上班时间别给他打电话，也许确实有什么顾虑，说话不方便。她决定去找邓清波，核实老头之死究竟怎么回事。

陶永很失望，“非要现在去吗？”

姚小琪明白他的心思，安慰道：“马上就到下班时间了，我快去快回。等从医院回来，我把手机关上，好好陪你，不让任何人干扰，行吗？人家那么热心提供线索，如果我不理不睬，会挫伤读者积极性，那样的话以后就没人愿意跟我联系了。”

陶永颇感无奈。记者的职业就是这样，新闻就是命令，即便是半夜发生了事件，也得从被窝里跳出来往外冲。姚小琪外表娇小，

乍看有些柔弱，内心其实很倔强，她想做的事是一定要做的，硬拦也拦不住。她的心思已被搅乱，即便勉强留在家里，就算答应同他做爱，也不可能全身心投入，也享受不到高质量的性爱，充其量只是让他发泄一下性欲而已。与其如此，不如等她把事情办完，俩人再安安心心温存。

他说：“我陪你去，我自己在家无聊。再说万一邓清波搞恶作剧，我在旁边，也好教训教训他。”

姚小琪同意了。他们原本就是一对采访搭档，陶永调到广告部之前，也是新闻部记者，俩人是同一间办公室的同事，曾多次一起外出采访。他们的恋爱属于典型的办公室恋情，俩人的感情是在朝夕相处中逐渐孕育、培养出来的。

俩人穿好衣服下楼，骑着摩托车匆匆出发。

2

枫城医院是枫城最大的医院。来到这里刚好已到下班时间，医院里大部分医生都走了，只有少数仍在值班，门诊大楼比白天清静许多。姚小琪再次拨打邓清波的手机，这一次他开机了，未等姚小琪自我介绍，他已从来电显示中知道她是谁，压低声音说：我在急救中心值班室等你。

俩人快步来到急救中心。一进门就看见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医生等候在那里，打量他们一眼，自我介绍说他是邓清波。陶永的目光从他脸上扫过，发现他样子挺憨厚，神态很认真，不像玩弄恶作剧的无聊之辈，心里稍稍平衡了些。邓清波引着他们来到一个无人的房间，掩上门准备介绍情况。姚小琪阻止了他，提出先看看死者。邓清波马上反应过来，领着他们穿过一扇小门往后楼去，动作非常干练。

陶永赞赏地瞟了姚小琪一眼，感到她比以前老练、成熟多了。新闻注重真实，既然采访的是一起意外死亡事件，到第一现场看看死者，核实清楚最基本的情节，是起码的采访程序。再者，倘若邓清波试图编造什么故事纠缠女记者，先不听他说，而先看死者，也

能出其不意地击碎他的图谋，把采访主动权掌控在自己手里。她提这个要求确实是一箭双雕。

枫城医院有前后两栋楼，前楼是门诊大楼，急救中心、各科门诊都在这里，后楼则是住院部和一些行政部门，两楼之间是一片大空地，栽种着一片枫树。这些树长得格外挺拔高大，叶子也格外油绿宽厚。夏日的阳光虽然炽烈，却无法穿透那密匝匝的枫叶。树荫下终日阴森森的，从林中走过，周身寒气顿生，令人禁不住泛起鸡皮疙瘩。树林里非常清幽冷寂，同门诊大楼的嘈杂景象相比，完全是另一番天地。刚拐进这里时，陶永两眼豁然一亮，觉得这里像景色秀丽的世外桃源，简直是情侣幽会的理想场所，一转念，他意识到这种静寂之地，可能就是太平间之所在，心里又感到悚然。

邓清波走在前面，脚步很轻，不时观察四周，似乎怕人发现。他们抄小路来到后楼地下室。那里阴气更重，也更静寂。邓清波敲了敲一扇紧闭的门，片刻沉重的铁门呜呜开了，一股混杂着消毒药水味道的森冷气息从门缝里漫涌而出，令人不寒而栗。紧接着门缝里探出一个矮小的老者，也不说话，只是木讷地看着他们。这显然就是太平间，老者便是太平间的守尸人。可能是因为长年呆在地下室与尸体打交道的缘故，他皮肤苍白，没有血色，表情呆滞，看去竟也如同一具僵尸。

邓医生轻声说：“家属来看看那个老头，让他们进去吧。”守尸人没有怀疑什么，木然把门开大些。陶永感到奇怪，明明是光明正大的采访，为什么要说成家属探访？但一时也不便细问。

停尸房的墙根下支着一副简易的担架，上面是一具白布覆盖的尸体。邓清波示意一下，守尸老头上前掀开白布，让尸体露出脑袋。姚小琪往前探了探，视线刚一落在死者的脸上，她便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缩回脚步。陶永看见死者，心底也禁不住窜起一股凉气。死者大约六十出头，瞳孔奇大，眼球外鼓，几乎快掉出来，鼻孔里还隐隐有些血迹。整个脸是变形的，其状极为恐怖，一看就知死前忍受了很大痛苦，死不瞑目。他心里蓦地掠过一个念头，这不可能是正常死亡！

陶永看姚小琪惊恐的样子，示意她离开。三人默默返身来到楼

外。走到树林里，姚小琪问老头是怎么死的，邓清波四下扫视一眼，发现远处有个人影晃动，便警觉地缄默着，等那人影消失才压低嗓音说：“这里说话不便，还是到屋子里去吧。”

回到急救中心那间空屋子，关紧房门，邓清波这才告诉说，今天正好轮到他值班。他们下午两点接到求救电话，三分钟后救护车出发，赶到老头家时老头已昏死在地，不省人事，心跳很微弱。刚拉到医院一会儿，他就死了，前后仅半个多小时。老头没有外伤，也不是中毒死亡，完完全全就是猝死。死者儿媳一口咬定他是喝生命之神致死。在死者家里，他确实看见老头床边有一堆生命之神的空瓶子，在医院抢救时，也查出他胃液里有生命之神的成分，这说明老头死前确实喝过生命之神，生命之神是有疑问的。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，他才跟报社联系，希望枫城日报关注此事。

邓清波看上去很焦虑，说话也很急促。

陶永暗暗震惊，老头之死竟然牵扯到生命之神！他没喝过生命之神，但枫城几乎没人不知道它。生命之神是枫叶集团生产的保健品。枫叶集团是枫城赫赫有名的民营企业，老板储良才更是响当当的风云人物，挂着一大串显赫头衔，经常在新闻媒体露面。生命之神自项目策划、工厂建设开始，枫城日报就密切关注，刊发过连篇累牍的报道，使它有了很高的知名度。可以说产品还没问世，就已名满枫城。上市后，枫城日报又对它的功效做过详细介绍，说它具有健脾补气、益肾填精、滋阴壮阳、养血安神、延缓衰老等诸多功能，是四季皆宜的滋补保健佳品，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服用。

枫城日报对企业的报道比较少，对民营企业更少，但生命之神是个例外，因为它不是个普通商品，不是孤立的企业行为，而是市委书记迟翰章一手扶持的产物，从酝酿到诞生，一直是枫城政治生活、经济生活中的重大事件。

枫叶集团是靠餐饮业起家的。储家曾是个中医世家，祖上出过几个有名的中医。但储良才没有继承祖业研习中医，却对经商产生兴趣，开起了餐馆。他把中医和餐饮结合起来，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滋补药膳，一度红红火火有声有色，成为枫城的一道风景。此人文化水平不高，却极善公关，与市里头头脑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

系。市里把储家药膳列为对外接待的定点餐馆，一些有头有脸的人请客吃饭，都喜欢到这里品尝药膳。每当有官员到来，储良才便根据他们的职位高低、权力大小，送给他们价值不等的优惠券。官员们来吃饭用的是公款，优惠券却装入个人腰包，不仅自己可以凭券再次来此享用，还可以将优惠券转赠亲朋好友。正因为建立了这种默契，储家药膳一年到头车水马龙，几个装修华丽、设施完备的包间一般人轻易订不上。

以前储良才只经营一家规模不大的餐馆，赚了钱后，他在枫城市中心黄金地段盖起一幢富丽堂皇的枫叶美食城，不仅提高了档次，服务项目也增加不少，除了餐饮，还有洗浴桑拿、歌厅舞厅等一条龙吃喝玩乐设施。每逢周末，这里都举行歌舞表演，邀请一些三流演员穿着性感暴露的服装在餐桌旁边来回穿梭，为食客助兴。储良才还经常变换花样，有一段时间他请了几个泰国人妖来表演，引得好奇的市民纷纷前来观赏。又有一阵他请了几个艳丽的俄罗斯小姐来给大家陪酒，人们又是趋之若鹜。这两年人体彩绘风靡一时，他不知从哪儿请了几个美丽少女，在餐厅现场制作人体彩绘，又在枫城引起轰动。枫叶美食城地处闹市，一般单位根本批不到这样的地皮，但储良才却轻而易举拿到了，据说是迟翰章任市长时亲自批的。美食城开张后，价格比以前提高不少，生意却更加火爆，其中绝大部分是公款消费。

这么滚动几年，储良才积攒了一笔钱，想在几个地方开分店，把生意做大。消息传到迟翰章那里，迟翰章劝他，把生意做大是对的，但不能光盯着开餐馆。开餐馆能做多大？枫叶美食城搞得是不错，但也只是在枫城有点知名度，出了枫城没几个人知道，比不上全聚德、东来顺，更比不上肯德基、麦当劳。就算再开连锁店，影响也很有限。餐馆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，跟知识经济沾不上边。即便能赚点钱，层次上也上不去。现在是二十一世纪，是知识经济时代，你要有知识经济头脑，要发展高科技企业，做现代企业家！

储良才感到惶惑，他一辈子都经营餐馆，除了开餐馆，实在想不出能干什么。

迟翰章继续劝导：一个城市必须有自己的名牌企业，在全省、

全国能够叫得响的高科技企业，这是城市的形象。枫城的国有企业不行了，即便有几家勉强维持运转，科技含量也很低，别说在全国，就是在全省也排不上号。下一步市里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，特别是知识含量高的高科技企业。我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，希望你转换观念，向高科技靠拢，当枫城民营企业的龙头，打造枫城的标志性企业。

经过迟翰章苦口婆心的规劝，储良才终于下决心，打消建连锁餐馆的念头，成立枫叶集团，借鉴经营药膳的经验，开发保健品，生产生命之神。经过一年的紧张建设，一片现代化的厂房终于神话般出现在世人眼前。

厂区坐落在城郊通往省城的国道旁边，进出枫城，不管愿不愿意，都会看见它。这个地点也是迟翰章亲自选定的。他说枫叶集团既然要成为枫城的龙头企业，就应该放在最显眼的地方，让它亮起来，成为枫城的招牌。他还风趣地说，选定一个好位置，能省一大笔广告费。国道边上谁都能看得见，你就不用四处立广告牌了，工厂本身就是个广告。这话也确有几分道理，每到晚上，枫叶集团的大楼顶上霓虹闪烁，“枫叶集团”几个大字分外醒目，远远就能望见。从外地来到枫城，只要看到这个霓虹灯，就明白枫城到了。枫叶集团的知名度提升得这么快，与工厂的地理位置优势有很大关系。

枫城是个山区城市，经济很不发达，仅有的几家煤矿、水泥、石材企业，大都规模小效益差。很多没到过枫城的人，总想像这里如何闭塞落后。看到这片花园般的厂区，他们惊讶之余，对枫城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。

市里对生命之神项目极为支持，开工典礼和竣工剪彩迟翰章都亲自参加。遇到上级领导来，他都要陪同到枫叶集团参观。正因为各方要人频频到访，枫叶集团在新闻媒体上亮相的频率相当高，成为枫城最红的企业。正因为与官场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，在人们心目中，生命之神几乎成了政府工程。很多人敬畏枫叶集团，并不在于它的经济实力，而是在于它的官场背景。

这个项目也给迟翰章带来很大荣誉，一些媒体将他誉为“民营

企业的伯乐”，在报道枫城经济发展状况时，常常举这个例子，有意无意将他颂扬一通，称他懂经济，有魄力。枫叶集团成立不久，正赶上枫城市委班子调整，迟翰章顺利地从小市长升为市委书记，实现了仕途上的一次飞跃。

猛然听说生命之神与老头猝死有关，陶永的第一感觉就是震惊。如果保健品会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，那么绝不是一个可以原谅的差错，这种因果关系一旦被证实，枫叶集团苦心经营起来的品牌形象，顷刻间将土崩瓦解。消费者将毫不留情地抛弃这个产品，枫叶集团将面临灭顶之灾！不过，一个从上到下都极其关注的明星企业，真的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？陶永审视着邓清波，掂量着情况的真实程度。

3

姚小琪的好奇心也被勾了起来。如果生命之神真的出问题，无疑将是一条爆炸性新闻，将在读者中引起强烈震荡。职业的敏感使她兴奋，她白皙的脸蛋红扑扑的，两只乌亮的眼睛变得格外有神。但她也努力保持清醒和冷静。毕竟生命之神在市场上卖不止一两天，喝的人也不止一两个，如果喝了会出问题，出事的肯定不止老头一个，为什么别人没事，惟独他有事？这有什么偶然性和必然性？

邓清波看出了他们的疑问，进一步解释说，目前还不能肯定老头的死就是生命之神造成的，还没有充分证据。但他的死与生命之神有关，生命之神绝对是个疑点。它与猝死是怎样一种逻辑关系，在猝死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，起了什么作用，还有待调查。可以肯定的是，老头不是死于中毒，生命之神的问题不在于它有多强的毒性，而是复杂得多！邓清波斟酌着词句，显出医生特有的严谨。正是这种冷静和严谨，使姚小琪和陶永对他产生了信任。

“最终的结论要到什么时候才知道？”姚小琪问。

“猝死的原因往往很复杂，要解开这个谜只有一个办法，进行尸检，通过尸体解剖和病理学检查来判定死因。”邓清波顿了一下，

似乎有些忧虑，“但医院不能擅自这样做，必须有家属的委托、授权。我已经告诉家属，希望他们做个尸检，而且越快越好。死亡发生后，人体会出现一系列变化，组织细胞会发生形态学、化学方面的变化，会自溶、腐败，导致组织细胞结构的破坏，增加检验工作的困难，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到检验结果。因此尸检必须在死后二十四小时内进行，最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，否则尸检结果将失去可靠性。我已经把这些利害关系明确告诉老头亲属，但家属还没最后定，我正等待他们的消息。”

枫城医院是全市规模最大、设施最好、技术实力最强的医院，只要家属同意尸检，相信医院很快就能拿出结论。但陶永和姚小琪感到担心，觉得家属未必同意尸检。枫城百姓的观念比较保守，觉得把尸体切割开是对死者不敬。特别是对自己的长辈，一般人都慎之又慎，轻易不同意解剖。以前也有过几起意外死亡事件，大家对死因争执不休，如果做尸检的话很快可以澄清，但家属最终都没同意做，留下了一个个谜团。

陶永发现，邓清波对生命之神只是有较多的怀疑，事情并没有什么结论。一般读者提供新闻线索，大都是在事情有了结论后才跟报社联络。不知邓清波为什么要匆匆通报记者？

邓清波解释说：“也许我跟你们联系太早了，应该等真相大白后再通报你们更妥当。但这件事很复杂，如果你们介入的话，没准能更快查清真相！”他声音低沉，说话时不时留意门外的动静，一听外面有脚步声就停止说话，显然怕人听到，似乎担心什么。

陶永细一追问，才知他是瞒着院里悄悄找他们的。医院有明确规定，任何人不能擅自接受新闻单位采访，有关医院的事情不能擅自向新闻单位透露。如果某件事情必须报道，必须院里统一口径，由院领导指定专人与新闻单位接触。一般来说，只有某些领导或者院长信得过的人，才有这种资格。邓清波刚到医院不久，不是领导的亲信，没有这种资格。

毫无疑问，邓清波介绍的情况只是他个人的观点，不代表医院。但邓清波是值班医生，抢救老头的全过程他都参与了，他比其他医生更了解情况，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发言权的。老头去世后，邓

清波把自己的怀疑与分析向院长做了汇报，建议院里同新闻媒体联系，共同关注事态发展。但院里谁也不响应，大家都无动于衷。院长还告诫他不要滥发议论，生命之神不可能有问题。他感到医院绝不会主动跟新闻媒体联系，又觉得不应该沉默，这才瞒着院领导给姚小琪发短信。这样做是违反规定的，如果被院里知道，要挨处分。他不想让院里知道。

听了他的解释，陶永和姚小琪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小心翼翼。一时间，气氛多了几分紧张。

一个记者遇到重大事件总会萌生职业的兴奋，此刻姚小琪的兴奋感已经被激发起来。她决定趁热打铁去找死者家属，一则考察一下老头儿媳为什么一口咬定老头死于生命之神；二则动员家属下决心做尸检。

邓清波从白大褂里掏出一张纸片，迅速写下老头家的地址、电话，又解释一番行车路线，说：“老头的儿媳叫林姝，他们家不好找，本来我应该给你们带路，但今晚我还得值班，不能擅离职守，只好你们自己去。”

4

林姝住在城乡结合部一个杂乱的小区，那里房屋破旧，道路泥泞，环境脏乱。那一带的居民多是乡下进城做生意的农民以及一些工厂工人。来到林姝家，姚小琪敲了敲门，一个衬衣袖子上套着黑纱的男子出现在门口，疑惑地打量他们。这显然是老头的儿子。姚小琪说明来意，屋里一个三十来岁少妇模样的人便哭骂起来：“该死的生命之神！呜——”因为情绪激动，说了一句她就说不下去，只是捂着脸哭。那少妇身材苗条，长相颇有几分妩媚。屋里没有别的人，此人无疑就是林姝。

林姝的丈夫将妻子扶进卧室，劝导几句，才出来接待他们。交谈几句，他们得知他叫庞潋，是枫城酒厂推销员，长期驻外搞销售，每年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外地。老头去世时，他正在离枫城二百多公里远的另一个城市与客户谈判，接到林姝的电话后匆匆赶